

雲
中
紀
程

高懋功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遊歷記存（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學者讀書一室。則究知天下事。身行四方。足之所及。則又考證其所記聞。不爲徒行良以千載上下。既事往而蹟留。而吾一日之精神。亦不可苟焉自耗而無寄。故近代行紀日記之書頗多。有往往祛疑釋誤。有資於人之采錄。其大者能發爲議論。推原宇宙分合之局。究極生民理亂之由。可以增長人之智識者亦不少。固非漫然無補之爲也。同學高環洲氏。壬辰之夏。與洪匯邨偕往大同。至冬初則環洲獨歸。而匯邨以匱返矣。往返計二百餘日。在道途者兩月餘。環洲爲紀程二卷。從所居故鄉江北發軔。直抵北塞之南。數千里原野風俗。約略在目。而猶用意於地志辨正之處爲多。環洲從少嗜學。至老未衰。素長於纂輯。茲其緒餘耳。近今如顧甯人先生。攜家遠客。就道途閒讀書。日行幾何里。必有定程。所過山川亭障。恆以紙筆自隨。所著音學五書。日知錄。金石文字記。皆卓然可傳。在程泰之王伯厚之右。環洲與吾輩。嘗心慕其人。可爲師法。宜其今之用意者。同於甯人也。讀者諒能識之矣。瀘州先著。

語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古人於游覽行役。多有紀述。所以載山川名勝。道塗險易。及沿革變遷之故。使後之好古者。得以考焉。式南高先生雲中往返。歷揚、徐、青、冀、兗、豫諸境。作紀行一編。援據經史。雜引山經地志。至爲該博。令兄芸白先生示余於吳門藩署。余受而讀之。信乎詳且瞻也。先生此行。實與秋士洪先生俱。秋士予舊識。頃年在真州使院。尤數共晨夕。今秋士逝矣。恨觸舊游。不勝山陽之慟。而予以秋士疇昔之言。久知先生昆季。爰掇數語。於是編。以志嚮慕之私云。同郡王朝徵。

雲中紀程卷上

清 白沙高懋功式南撰

歲在橫艾執徐夏四月二十二日甲戌爲大同之行以同行諸子自郡城晚至未及登程遂宿郭外。二十三日於西門外乘羸輿行三十五里至陳堡橋又三十五里至六合之東門六合故隸吾真明初始屬之京兆九域志真州六合縣楚之棠邑也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涂音除水名作塘以掩北道南唐於塗水上建瓦梁堰即涂塘也何延錫言六合西二十里有堰曰瓦梁水曰滁河由河而上鉅細駢比合五十流輻輳吳堰中關橫斷羣山回環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其實據天經而絕地緯之要考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毀之

二十四日行三十五里至江家渡過河卽滁河也源出廬州流至滁州會清流水分經六合之瓜步達於江又十里過雷官集入來安境三十里至水口憶昔歲壬子夏六月從滁陽經此今四十一年矣

二十五日行三十里至滁州郭外之五穿橋遙望琅琊諸山蒼翠可挹郡縣志滁州漢全椒縣地晉琅琊王伷出滁中卽此地又三十里至關山環滁皆山此其一也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清流關在其上關南唐時置五代史周師征淮李景以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帥衆十五萬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尋與其都監姚鳳皆被擒宋王鉉云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

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春，則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以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又二十五里至大柳樹驛。

二十六日，行三十五里至池河驛。驛北有池河，東流入淮。又二十五里至定遠之崇家鋪。以大風雨，遂宿此縣。有靖南侯黃公得功祠。崇禎中，公曾駐鎮此縣，有德於民，故至今春秋祀之。配位則知縣李君彬、彬雲南呈貢舉人，亦循吏也。以城守功，累官廬州府知府、潁州道副使。陰陵城在縣境，卽項羽失道處。二十七日，以雨不止，仍宿崇家鋪。

二十八日，行二十里過臨淮之紅心驛。又二十里至黃泥鋪。又四十里至臨淮縣。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卽今臨淮縣。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縣境有乘龍洲。寰宇志：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囊廩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淮水自潁上界流至壽州，合肥水，至懷遠合渦水。東流府北，歷臨淮入泗州。至清河口會泗水。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山海經。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禹貢：導淮自桐柏。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漢地理志：淮水過郡西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二十九日，過浮橋，則淮以北矣。橋架舟爲之，河中有坊曰臨鳳分界。三十里至三鋪。又三十里過鳳陽縣之王莊。鳳陽府漢爲鍾離侯國。唐宋曰濠州郡。縣志：濠州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寰宇記：古鍾離城在州。

東六里。真氏曰。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濠水出府治鍾乳。鑊邪二山。合流經城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東流至新河口入淮。又三十里至靈璧之連城驛。史記注。睢水在彭城靈璧縣東入泗。括地志曰。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臨慮縣入泗。過沛水經注曰。漢書項羽敗漢王於靈璧東。卽此處也。垓下亦在縣境內。

三十日。行三十里過固鎮。又三十里至宿州之棠隸鋪。又三十里至花莊。

五月癸未朔。行五十里至宿州北門外。州古宿國。春秋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史記衛世家。孫林父甯殖謀逐獻公。怒如宿。又蒯賁入宿。吳世家將舍宿。左傳作戚。字別地同。莊公十年。宋人所遷之宿。則今宿遷也。州東門外有長隄。古隋隄云。睢水在州之陽。故亦名睢陽。淝水出境內龍山湖。東流入淮。又二十里過浮橋。則苻離集。爾雅。堯苻離也。地多此草。故名。又二十里至褚莊鋪。

初二日。行四十里過閔子祠。輿圖。蕭縣東南八十五里有閔子墓。又山東濟南府城東有閔子墓。其祠堂有宋蘇文定公記。又東昌府范縣南四十里。亦有閔子墓。以一人而有三墓。俱載之地志。未知孰是也。又五里過蕭縣胡家莊。水經注。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春秋桓公十有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衮宋地。在今蕭縣西。又十五里至桃山驛。謁岳忠武祠。讀石刻公所作滿江紅詞。廟門內有無字碑。則石鏡也。以水沃之。照人如鑒。纖悉畢見。土人云。公後裔有五六百人。占籍於此。又五十里至徐州南郭外。謁漢高帝廟。水經注。城卽殷大夫彭祖之國也。於春秋爲宋地。城之東北角起層樓於其上。號曰

彭祖樓。孟康曰。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謂之西楚。通典。晉立徐州。爲重鎮。宋王元謨曰。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人。三十萬戶。常得安全。實由此鎮。郡縣志。宋高祖經略中原。置府於此。自隋氏鑿汴以來。南控埧橋。以扼汴路。尤爲重鎮。蘇氏曰。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後山陳氏曰。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甲爲守攻之地。項氏常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戲馬臺在南郭外。戶部山畔。呂梁山在州城東南六十里。下有二洪。莊子云。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波流甚險。黃樓在州東北隅。蘇文忠公爲守。增築徐城以捍水。因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因名黃樓城。西北舊有漢龔勝故宅。鄆道元謂卽楚老哭勝處也。

初三日。蚤微雨。於北郭外渡黃河。徐本泗水經流。至州合汴水。循城東南達於淮。州境有寒水堰。梁貞陽侯蕭淵明伐魏。堰泗水以灌彭城者。自宋熙甯中。引黃河南下。遂奪泗水至徐。而泗水不能至矣。五十里至柳泉。又三十里至利國驛。宋吳居厚置利國監鐵冶。引沂沭二水通汶泗。卽此經一橋。則入山東嶧縣境。嶧。春秋鄆子國。又十里至韓莊。牯渡運河。初四日。行六十里至滕縣之臨城驛。旅店並無粥飯。以湯餅充饑。又三十里過官橋。又二十五里至沙河店。

初五日行十里過滕縣。滕本夏奚仲所封地。周以封叔繡。左傳。滕文之昭也。余氏考曰。郕城在縣東南。春秋莊公五年秋。鄭黎來來朝。按鄭曹姓。出自郕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郕。爲附庸。僖公七年夏。小郕子來朝。卽郕黎來也。郕之別封。故曰小郕。又四十里至界河驛。過小橋入郕縣境。郕古郕國。顓頊後所封。六書故曰。郕郕同聲。實一地也。又二十五里至二夏店。則嶧山之麓也。嶧山一名郕嶧山。在郕縣南二十里。爾雅曰。魯國郕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水經注。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郕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閒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居人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郕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郕公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命丞相李斯以篆勒銘山嶺。名曰畫門。詩所謂保有鳧繹者也。爾雅。山屬者名嶧。注。絡繹相連屬。通作繹。左傳。郕文公卜遷于繹。注。繹。郕邑。郕都本在郕縣。縣內有繹山。境內別有繹邑。史記正義曰。國系云。郕嶧山亦名郕山。在兗州郕縣南三十二里。魯穆公改郕作郕。其山遂從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吾鄉景太史伯時游嶧山記曰。未至郕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玲瓏嵌空。紫翠涌鬱。維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累基。如馬首。如巾敷。几筵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可訝者。絕頂一石。高數十丈。欹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旅次見壁上有女子留題者曰。妾宋氏。本楚人。頗識詩書。家貧親老。爲媒。

氏所給。嫁於燕臺之北。作人側室。宿此有感。二絕句末云。文姬遠嫁平生恨。況復而今是小星。雖無驚人之語。然文從字順。亦閨中所不易有也。乃所嫁非偶。可勝歎惜。

初六日。蚤微雨。行二十五里。過孟廟。未及展拜。又十五里。過中山店。又三十里。至兗州西關外。過石橋。橋名泗水。十八空。萬歷中。魯藩之所締構也。其下泗水。從泗水縣來。九十里。經此。流至濟甯。說文。泗水受洙水。東入淮。圖經曰。兗州泗水縣。陷尾山。在縣東五十里。泗水出焉。或曰。陷尾山有四源。合爲泗。因以爲名。水經注曰。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卞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括地志。兗州泗水縣。本漢卞縣地。又三十里。至滋陽縣之高吳橋。高吳二氏所造。故名。滋陽舊名磁陽

初七日。行五十里。過汶上縣。又十里。渡汶水。汶水源發萊蕪。經此。用以濟漕運。民間不得引之。溉田也。水經注。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陸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蒙。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陵高降深。兼惴栗之懼。危溪絕徑。過縣渡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入穴丈餘。高九尺。闊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跽有能至矣。穴外有田。引灌之。蹤尙存。出谷有平邱。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植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通雅曰。淮南子云。汶水出弗其。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酈道元云。是乃東汶。非水經所謂入濟者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過奉高縣博縣。無鹽縣。自桃鄉四分。曰四汶。左二水雙流。至無鹽。郿鄉平陸。故城合爲茂都。潑水。一汶至壽張。故城爲渚。右一汶。

經舊宿國與治鄉注長直溝。然今不可考。惟汝上縣水至明。又二十里至東平之沙河站。

初八日行三十里過東平州。東平春秋須句國。黃華山在州界。金翰林學士王庭筠卜居於此。號黃華老人。又十五里至王瓜園。過此入東阿境。東阿先五世祖雲溪公。以少尹攝令之治所也。又四十里至舊縣。東阿舊治於此。水經注曰。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括地志曰。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道旁豐碑屹立。則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定穀山于公神道公諱慎行。萬歷乙酉主南畿鄉試。先叔高祖惟中公其所取士也。

初九日行十里過東阿縣。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注於清濟。謂之馬頰口。輿圖記。東阿有三歸臺。謂即管仲所築。又有管仲井。按包咸論語注。邢昺疏。皆言三歸取三姓女。鮑彪注。戰國策云。婦人謂嫁曰歸。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皆不言三歸是臺名。而朱子章句。取劉向說苑爲據。作臺解。元陳孚題管仲井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橫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蓋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之作內政。至秦乃廢盡耳。九河之壞。亦自仲始。世儒止知罪秦。不知罪仲。牟詩之所爲作也。穀城山在縣境。即張良遇黃石公處。漢以魯公禮葬項羽於穀城。今羽墓在故穀城縣西北三里。稿礮山亦在縣境。劉宋檀道濟與後魏爰兵於此。今城南三土堆。即唱籌量沙之所。又四十里至銅城驛。又三十里曰三十里舖。則東昌之荏平。

界東昌春秋齊之聊攝地又三十里至在平之西關在平魯仲連所生之鄉也唐馬周亦縣人宋逆臣劉豫僭號建偽都在此地在山名本作荏縣在山之平陸故名荏平漢書地理志作荏平後漢書郡國志作荏平今作荏從東阿至此塵坭撲面尋丈外不見前行有人

初十日行三十五里南爲荏平北則高唐州境有木坊曰孔子臨河而歌處所謂鳴犢河也史記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劉向新序亦載此事大略相同又十里曰綿駒故里又二十五里至高唐州又十里曰晉劉實故里又十里曰古魚邱郡又二十里至濟南府平原之要站此地平原恩縣夏津高唐四邑接壤

十一日行三十里過恩縣趙公子平原君封邑宋之貝州也慶曆中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文彥博爲宣撫使討擒之卽此三十里至苦水鋪其地有諺云苦水鋪神仙過留箇布以土人素狡獪也街東則恩縣轄街西則德州又四十里至德州郭外過浮橋橋下運河衡水所經之地衛河本衛漳黃河諸水合流自東昌府武城縣入州境北經河閒府入海又二十里至劉智廟山東之路止於此出旅店北行則北直河閒之景州往京師大道

十二日西行五十里至景州之隆化鎮州境有董家里漢江都相董仲舒下帷之所也又六十里至真定衡水縣之西關漳水會衡水經流於此故縣以衡水名唐地理志衡水有羊令渠載初中令羊元珪引漳

水北流貫城注隍。一統志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律學新說曰發鳩山上有廟。廟下有泉。濁漳之源也。發鳩山又名鹿谷山。在長子縣西五十里。漢地理志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漢志大隗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城入大河。過郡西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二水俱入彰德府境。合流達衛河。

十三日行四十里至深州之磨頭集。州境危渡口。漢光武渡漳沱河未畢而冰解之處也。蕪蕪麥飯二亭俱在河濱。又三十里經保定之束鹿縣。又二十里至新集。旅店房門有額曰一小室。旁題天祥書。下則文山名字印記。字頗佳。自是鉤本。

十四日行四十里至晉州。又二十里過藁城之兩河集。晉州藁城皆漳沱水所經之道也。又三十里至無極縣之郭莊鎮。

十五日四十里至新樂縣之馬頭鋪。春秋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余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又四十里至行唐縣西郭外。以旅店湫隘。借宿於文殊庵。箕山在縣境。相傳許由隱。此上有葉瓢巖。洗耳谿。巢由問答碑。自是城郭鄉落俱無茅屋。屋頂塗以泥。履之者如平地。

十六日四十里至上羊家莊。又三十里過曲陽之赤岸鄉。望見恆山。若在眉睫間。是爲望祀北嶽之所。考之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恆。注云在上曲陽縣。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恆山。注亦云山在上曲陽。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風俗通。文獻通考。通鑑。地理通釋。皆云在曲陽。而宏治中兵部尙書馬端臨

公文升請改祀渾源。時倪文毅公岳在禮部。不從其議。萬歷中。禮部尙書沈文恪公鯉駁大同撫臣胡來貢改祀之請。疏略云。恆山自太行東來。綿亙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指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陽者之爲正也。蓋自漢以後。天子巡幸親祠。卽位祭告。遇災祈禱。及修常祀者。二千餘年。皆在曲陽。未之或異。祇元魏建都平城。在恆山之北。常於雁門望祀恆嶽。而過鄴中山石門。秩禮亦猶在曲陽也。至世俗所傳。舜巡狩至於北嶽。忽飛石墮帝前。又五載。其石飛於曲陽。因而望祀。此怪迂不經之說。置之不足道也。又十里至阜平之王槐鋪。阜平無城郭。縣尹寄治於此。土人云。阜平久歸併於行唐。今復設者三十年。王槐俗認爲王快。

十七日。行五十里至阜平廢縣。城郭圯已久。居民數十家耳。飯後涉水。數處行山中。草樹叢雜。亂石峻嶒。上下山坂有數尺者。有數丈者。路嶽崎嶇。險縣厓仄。徑厓側絕。澗深不可測。怒湍激石。聲礧礧碎碎。若晴雷之起於足下。兩目所攝。方有戒心。甫上嶺而輿覆矣。幸在砂礫之上。若稍移數武。則怪石疊疊於前後。輿中人恐不能無傷也。又三十里至鞍子嶺之不老樹。地名地借宿於普濟庵。此地居人項下有瘰癧者。十之七八。庵僧云。溪澗之水。流而不止。頑石硤研水面。滋蓄成垢。人飲此水。故多生疣。張華博物志。謂山居之民。多瘰癧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揆之於理。皆可信。

十八日。行四十里出龍泉關。關設於正統二年。隸曲陽縣。在真定之西。與紫荆倒馬爲聲援。五臺繁峙。必由之路也。重山中立。石巖巖。委折陡峻。更甚於昨日。募四人舁輦。屈曲而上。輿夫數步一息。喘不自禁。下

輿綏步行。出長城嶺。又名八盤嶺二十里矣。水經注：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餽，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長城口外爲山西太原府之五臺縣境。縣以山得名，卽漢之慮虜也。慮虜，師古曰：音慮夷。五臺山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柳宗元曰：雲代閒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應。史照通鑒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見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其山左鄰恆山，右接天池，南至五臺縣，北至縣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北臺最高，後人名之爲叶斗峯。一曰掖斗峯，有龍湫。南畔有羅侯臺，南下二十里有白水池。其水經縣峙縣巖谷口入渾沱。其麓有七佛池。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可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頂東畔有那羅延洞，僅容人身側入。洞中風寒，有冰五色光采，嘗從內出。東南嶺畔二十里有明月池。人傳以紗帛障目下睹，或見月在水中。西南有青峯，一名大羅頂。又東去有溫湯池，溫泉寺其東爲龍泉關。路東北二臺，麓有金剛窟。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嶺西北有太華泉，取水禱雨輒應。正東左畔去臺五里有雨花池。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危巖干雲，喬林拂日。頂上有魏文帝人馬跡。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巖洞。天陰中有聲如風，相傳卽古祕密寺。木叉禪師道場。西嶺畔有薩埵巖，捐身巖。東北下有文殊洗鉢池。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楊升庵謂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爲南臺。北有覆宿堆，卽夏屋山也。南臺南去麓畔有聖僧巖，東三十里交口下有聖鐘山，狀如覆鍾，有清涼嶺。嶺西北

有清涼泉。泉上有羅漢洞。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采射獵爲業。水經注曰。晉永嘉中。雁門百姓避亂入五臺山。見仙人爲之先驅。因而不反。尋訪莫知所在。俗又號是山爲仙都。山中產銀盤菜。卽草薺。大者爲天花。乃木菌。五里至涌泉寺。稍憩。寺僧烹茶以獻。庭前芍藥甫放。芍藥。吾鄉初夏之花。今夏至。此地始開。昔東坡先生在海南。於十一月望。與客泛酒賞藕花。有藕花開時卽重九之句。予今在山右。於夏至看芍藥。與仲冬賞藕相埒矣。又十里至射虎川之臺麓寺。殿宇巍峩。廊廡宏壯。金碧參差。殆與日光爭炫。喇嘛設齋相款。雞豬雜陳。不盡山肴野蔌也。

十九日。行十五里至金剛庫。又二十五里至萬緣庵。款留少頃。乘騎至臺懷鎮。道旁蠶豆始作花。登菩薩頂。五臺之支山也。歷石階三層。計百二十餘級。其壯麗同於臺麓。屋瓦更五色。琉璃絢爛耳。望中遙見南臺。蓋五臺如指在掌上列也。此地有十大寺。永明寺有銅殿。其式同於句曲之華山。萬歷中。晉僧妙峯之所募造也。未申閒返宿萬緣庵。芍藥尙含苞未放。住僧云。小暑前後可開。是夜擁絮被。

二十日。天明風色涼勁。著重綿。山澗中結薄冰。予嘗笑謂同行諸子。行路以來。起程時。夜氣肅然如秋。日將出。則寒氣侵人。日出既久。始和融如春。傍午則炎蒸。方是夏令。一日而備四時之氣。諸子亦以爲然。行二十里至獅子嶺。望東臺。白光映日。觸目土人曰。此山中千年冰也。因言臺巔屋上橫以木。以鐵鉅繫瓦其上。然風起猶飄瓦墮地云。嶺路險仄。募夫四名舁輦。步下坂。十里至緣峙縣界之獅子窩。寺名淨業道。

場琉璃浮圖十三級。萬歷中敕建。所見北方浮圖不一。皆不足觀。惟此則仿金陵長干塔締造者。寺僧肅揖入。以茶進。出玉白衣大士像。及佛牙相示。仁聖皇太后所賜。予初未嘗見佛牙。而此牙骨長大倍常。寺僧以爲非佛。不能有此。按宋程泰之曰。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眉出軾上。古今中國未嘗有此巨人。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怪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擊蹠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未有敢證其謬者。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階下有碑。吏部尙書李公世達所撰文。惜字剝缺。匆匆未及細讀。詢寺僧亦無搨本。蘇峙。漢地理志作峙。師古曰。峙音止。史記秦祠上帝西峙。注。索隱曰。峙。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爲壇以祭天也。考秦漢閒五峙。皆與是邑遠。不相涉。而峙於六書無他義。于文定公愼行記曰。蘇峙。雁門塞下邑也。城於山麓。羣山環而類之。故曰蘇峙。由是言之。則魏改峙爲峙者近是。又十里至茶舖。又三十里至巖頭邨。自十五日過行唐。所歷皆層山複嶺。土人有鑿山爲穴。入居其中者。詩所謂陶復陶穴也。是日同行乘騎諸子。走華嚴嶺及應州。州以應名者。以龍首雁門二山。南北相應也。

二十一日。雨行三十里至代州之義口。前是山徑崎嶇。步騎皆艱。出義口。路始坦夷。遙望平曠無際。石田曠土。無穢不治者多矣。爲之太息。使有如漢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教以耕闢種藝之法。邱陵阪險。因其勢。土壤墳壙。辨其宜。引水泉以開通溝瀆。耕紉播種。以時農事修而閭閻之生養可遂。或曰。穀一熟也。而或再熟。菽秋種也。而或以春。九域殊方。固未可以一道論也。然昔人有言。必母倉生氣下種。則一年